

原 序

穆罕默德可能不喜欢包括本书在内的这套丛书，也不会同意把自己收罗在这套丛书内。这套丛书的原题（**Past Masters**），多少带有点多神教的意味；严格地说，只有真主才配得上称作“主”（**Master**）。他还可能会厌恶别人暗示他在思想上有所独创。作为真主的使者，他的任务只是传递启示，而不是寻求自己的沉思冥想。

我自己对于撰写这本书迟疑不决，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穆罕默德对于后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要从他所处的历史关系中去正确认识他并非易事。这既涉及到史学观点，又关联到原始资料。结果，这本书唯一使我心安理得的是，丛书的篇幅要求简短。如果不是要在这样

的篇幅内著书论述穆罕默德，我就不会遇到现在我必须面临的一些问题，也不会想到这些问题会以这种方式出现。

我在本书中经常引证《古兰经》（Koran），有时也参照伊本·伊斯哈格（Ibn Ishaq）的《先知传》（Sira）；有关的细节请参见后面的推荐书目。为了简便起见，我用拉丁字母拼写阿拉伯语人名和术语时，省略了读音符号；在“伊本·伊斯哈格”的人名中，请注意 s 和 h 必须分别发音（有如英语的 mishap，而不同于 ship）

帕特里夏·克隆（Patricia Crone）、埃坦·科尔伯格（Etan Kohlberg）、弗兰克·斯图尔特（Frank Stewart）、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和亨利·哈迪（Henry Hardy）都对本书的草稿提了修改意见；弗里茨·齐默尔曼（Fritz Zimmermann）最后审阅了全书，使我能够最后定稿，他的指导还使我在对穆斯林神学的理解上获益匪浅，我在此一并向他们深表感谢。

迈克尔·库克

导 言

穆斯林世界从塞内加尔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又不连贯地扩展到菲律宾。在 1977 年，大约有七亿二千万穆斯林，恰好超过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①假若在 8 世纪时，西班牙的穆斯林以更大的精力致力于征服欧洲，假若在 1405 年，穆斯林入侵中国的行动不曾因帖木

①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特别是穆斯林学者提供的数字，现在全世界约有 10 亿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 $1/5$ 。这些数字不可能是精确的统计结果，但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除了伊斯兰教继续向外传播外，穆斯林人口的出生率也大大高于基督教人口。因此，有人预测，到下个世纪末，穆斯林人口有可能赶上并超过基督教人口，跃居为世界第一大宗教。——译注（以下译注均不再注明）

儿^①的猝死而终止，假若近代的穆斯林更积极地参加往美洲新世界和大洋洲（Antipodes）的移民，那么，这个比例还会大大提高。不过，在旧世界的核心地区，穆斯林仍旧是最重要的宗教集团。就绝对人数而言，他们仅次于基督教，或许还少于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他们比这两个竞争者更少受到教派分裂的影响：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属于伊斯兰教的主流派——逊尼派。

在 1000 年以前，今日许多穆斯林的祖先还是异教徒；总的说来，土耳其人、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印度和非洲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就是如此。这些民族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各不相同，反映了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某个时期，穆斯林世界的各个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然

帖木儿（Timur, 1336—1405），因跛足又称帖木儿兰（Timur-i-lang），是中亚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1369 年乘西察合台汗国内讧而崛起，建都撒马尔罕。翌年自称成吉思汗继承者、察合台汗国苏丹。在征服西察合台全境后，又相继征服花刺子模、波斯、伊拉克、高加索等地，大败伊儿汗国和钦察汗国，后又入侵印度，焚掠德里而归。1402 年，大败奥斯曼帝国，俘获苏丹巴耶济德。1405 年，他率兵 20 万拟东侵中国，越过锡尔河时在军中病死。

而，早期统一的历史背景，使得伊斯兰社团的核心地区能够与世并存。在 7 至 9 世纪期间，中东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哈里发国家的版图之内，这个穆斯林国家大致相当于当时的穆斯林世界。而这个帝国又是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在 7 世纪中叶发动对外征服的产物。

完成这些征服的战士都听从穆罕默德的教诲。他是一位阿拉伯商人，后来成为先知和政治家，于 7 世纪 20 年代在阿拉比亚西部各部落中建立了一个神权国家。

哈里发 (Caliphate) 是阿拉伯文 Khalifa 的音译，意为“继任人”“代理者”。原指穆罕默德去世后的穆斯林社团政治领袖，后为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君主的称号。在阿拔斯王朝后期，哈里发已徒有虚名。1258 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哈里发王朝或哈里发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1517 年，奥斯曼帝国灭埃及麦鲁克王朝，从开罗掠走傀儡哈里发。后来，奥斯曼帝国苏丹僭称哈里发，以伊斯兰世界的政教领袖自居。1924 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布废除哈里发的职位。

第一章 背景

一神教

穆罕默德是一名一神教的先知。一神教是信奉一位、而且是独一无二的神明的宗教。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和其他许多简单的概念一样，并非可以一目了然。

在已往的数千年里，人类社会大概普遍地意识到，世上有着众多的神灵（至于这些神灵是谁，它们干些什么，人们却各执一端，众说纷纭）。最古老的人类社会，大约在 5000 年前，其中有文字记载传世、因而能直接证实其宗教信仰的，都是多神教社会。现有足够的资料证明，直至公元前 1000 年，多神教仍是古代世界盛行不衰的宗教模式。

然而，多神教也曾遇到过挑战。同样在公

元前的 1000 年里，一些比较先进的文化里的知识界精英人物中间，正在形成某些完全不同类型的观念。希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出现了以抽象的和非人格的方式看待世界的种种思想模式，与我们今天的看法极其相似。他们倾向于以大一统的理论观察宇宙，而不是把世界看成许多人格神各行其是的活动天地。这些思维方式极少导致否认诸神灵的实际存在，但为了系统连贯和体系一致起见，常常将那些神灵分门别类，或者降至无足轻重的地位。（例如，有些佛教的宗派认为，诸天神祇由于分心于女神的举止而不能达到彻悟的境界。）他们所没有做的，只是还没有从多神教的遗产中挑选出一位单一人格神而淘汰其余神灵。

这种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是古代近东的一个概念比较简朴的民族——以色列人的贡献。和他们周围的其他民族一样，以色列人拥有一位与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休戚相关的民族神；他们也和其他民族一样，迭遇强敌，经历过战败和流亡的凄惨命运。以色列人对于这种历史遭遇的特殊反应，乃是发展了对其民族神的排他性崇拜，终而宣称这位神明是唯一存在的神，即上帝。

如果一神教仍旧只是以色列人（或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所特有的宗教，那么它将不过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奇闻而已。然而，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小教派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状况，这个异端小教派后来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基督教最初仅在罗马帝国内传播。到公元 4 世纪时，基督教被接受为国教；公元 6 世纪时罗马帝国基本上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与此同时，基督教沿着不同方向不均衡地往外传播，已经越出了帝国的边界。例如，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就建立了基督教王国；波斯帝国虽然坚持信奉祖先的琐罗亚斯德教，但在其边界内，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仍有一

公元前 6 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创立，发源于波斯东部的大夏（今阿富汗的巴尔赫）。奉《波斯古经》为经典。教义主张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清静、创造、生是善端；黑暗、恶浊、不净、破坏、死是恶端。阿胡拉·玛兹达是最高的善神，智慧或主宰之神，安格拉·曼纽是最大的恶神或凶神。在善恶两端之争中，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也有决定自己命运之权。人死后将接受末日审判，要经过“裁判之桥”，根据一生行为的善恶，或送上天堂，或投入地狱。火是光明、善的代表，阿胡拉·玛兹达的象征，教徒要在祭司指导下奉行仪式，礼拜“圣火”。该教在 3—7 世纪为萨珊王朝的国教。6 世纪时传入中国，称为祆教、火祆教或拜火教。

个重要的基督教少数派。从印度往西，一神教的兴起震撼了所有的主要社会，只有波斯人坚持抵制它的传播。

阿拉比亚

在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南部，横亘着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这片沙漠地带被红海分割成不均等的两部分：撒哈拉沙漠位于西部，阿拉比亚^①位于东侧。阿拉伯半岛是一块呈长方形的广袤地区，大约长 1300 英里，宽 750 英里，从肥沃的新月地区（即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往东南延伸。半岛的显著特征就是干旱。北端干旱稍轻，沙漠逐渐变成半沙漠，甚至干燥草原。南端因山脉地形得到一定量的夏季降雨，情况更好一些。但是，处于这两个边缘地带之间的阿拉比亚主体，绝大部分地区是沙漠，仅有星罗棋布的绿洲散布其间。

因此，与肥沃的新月地区相比，阿拉比亚可以说是一片不毛之地。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到工业革命期间基本的经济活动——农业，主要

阿拉比亚系政治地理名词，最早见于古代希腊地理学著作，指伊斯兰教以前阿拉伯人占据的地区。除阿拉伯半岛外，还包括叙利亚沙漠和西奈半岛等。

局限于绿洲；即使是也门地区依赖降雨的农业，与红海对岸的埃塞俄比亚所能达到的相比，仍不值得一提。阿拉比亚的大部分地区，只适合于畜牧生活，而且是游牧性的畜牧生活。

这种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阿拉比亚社会的特征。文明及其城市、寺庙、官僚、贵族、祭司、正规的军队以及精致的文化遗产，都需要农业作为物质基础。除了也门一隅之地外，阿拉比亚不可能建造这种上层建筑。不论在绿洲还在沙漠，阿拉比亚的社会都是部落社会。阿拉比亚也有被部落社会遗弃的流浪集团，以及一些不怎么高高在上的“国王”；但按肥沃的新月地区的标准衡量，阿拉比亚的社会仍是平等的和无政府的社会。按照同样的标准衡量，阿拉比亚的文化即使不是贫乏的，也是质朴无华的文化；主要的文化遗产是它的诗歌。

阿拉比亚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以及境内的游牧民的流动性，决定了阿拉比亚社会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即同质性。阿拉比亚的沙漠里，住着单一的民族——阿拉伯人，使用单一的语言——阿拉伯语，单一的程度简直令人惊讶。这种情况不可能从来就是如此。阿拉伯人

的名称要到公元前 9 世纪才出现，阿拉伯人也不是该地区最早的游牧民族。不过，到穆罕默德时期，早期的种种差异在也门以北地区都已消失。

尽管阿拉比亚的社会与肥沃的新月地区及其以外的定居社会迥然有异，但它绝没有失去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这些接触虽然从古代就已经开始，却并没有给双方造成任何重大的变革；最显著的影响发生在双方交往的边界地区。

我们可以先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来探讨这种交往关系。游牧的部落社会喜好战争而且高度机动，但也极度厌恶大规模的组织。因此，阿拉比亚的部落民，作为劫掠者成了定居社会常随不离的烦恼，但很少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奈伯特人（Nabatean）曾在沙漠的边缘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①并于公元前 85 年占据大马士革；公元 4 世纪末，一位阿拉伯女王也曾入

奈伯特王国兴起于公元前 6 世纪，定都皮特拉，占有西奈半岛的东北部。公元前 4 世纪末期起，垄断阿拉比亚南部与地中海的贸易。至公元 1 世纪时国势极盛，北至大马士革和艾勒-叙利亚，南抵希贾兹，并成为罗马帝国对付帕提亚的缓冲国。公元 106 年亡于罗马帝国。

侵过巴勒斯坦。^① 不过，这些事件可以视作例外。他们或许最终能建立一些阿拉伯小王国，并鼓励阿拉伯定居民渗入，但决不能发动重大而持久的征服。反之，统治定居社会的国家，却能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且可以针对游牧的劫掠者采取多少带前瞻性的边境防御政策。不过，这类国家还不具备征服沙漠的手段和动机。有一位执拗的巴比伦国王曾在阿拉比亚西部的绿洲驻蹕数年，^② 还有一支罗马军队曾轻举妄动地穿越阿拉伯沙漠远征也门，^③ 但这些历史的插曲仍属例外。在正常的情况下，

① 据基督教史籍记载，罗马皇帝瓦伦斯时期（364—378），阿拉伯女王马维亚（加萨尼王朝）进攻巴勒斯坦，以索取一名叫摩西斯的阿拉伯修士作主教为停战条件。这位摩西斯否认亚历山大城大主教的圣职授任权，要求被流放的一性派主教授予圣职。他信奉的一性派后来是加萨尼王国的统治教派。

② 巴比伦的迦勒底王朝（公元前 626—539）的亡国之君那波尼达（公元前 556—539），在位的第三年占据了阿拉比亚西部的太马绿洲，他在位的最后几年，由他的儿子驻守京城，自己一直住在太马绿洲，以太马作为西征的基地。

公元 前 24 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期间，埃及总督艾留斯·加拉斯以奈伯特人为向导出兵远征也门，目的是要控制东西商道的枢纽，但遭到挫败，成为罗马帝国入侵阿拉比亚唯一的一次尝试。

外部强国的政治影响局限于边境地区，他们可以在那里建立阿拉伯附庸国，并利用阿拉伯军队作为辅助部队。不过，在穆罕默德以前的数世纪里，由于帝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事实上也曾打破过这种常规。^① 在这段时期，波斯人在阿拉伯人中间建立起空前规模的霸权。他们在半岛的东部和南部地位颇为稳固，甚至一度进入阿拉比亚中部的绿洲。可是，很难想象他们能在阿拉比亚内陆建立牢固的控制，在西部则更不可能，有关穆罕默德生平传记的叙述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他们的势力。

阿拉比亚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就是贸易。伊斯兰教的资料提到，阿拉比亚南部和中部曾向波斯输出银子，这种贸易与当时波斯的政治霸权必定有密切关系。资料还说到西部的阿拉伯人与叙利亚南部的贸易，主要的商品似乎

公元1世纪后，奈伯特王国北部的巴尔米拉继而崛起，控制东西贸易的新商道，取代了皮特拉的地位。公元2—3世纪，巴尔米拉国势极盛，国王伍得奈斯曾把俘虏罗马皇帝瓦勒利安的波斯萨珊军队逐出叙利亚，一直追赶到波斯国都城下。在其妻齐诺比亚摄政期间，巴尔米拉起兵反抗罗马，一度攻占了埃及和小亚细亚，称雄于西亚，震惊了罗马帝国。273年罗马皇帝御驾亲征，巴尔米拉灭亡。

一直是皮革。按当时国际贸易的标准衡量，这类银子以及更多的皮革贸易，肯定微不足道。古代阿拉比亚最大宗的输出品——乳香，在罗马帝国早就失去了市场，而咖啡，在开发石油以前阿拉比亚另一种唯一重要的输出商品，则尚未问世。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半岛本土在国际转运贸易中的地位无足轻重；绕过半岛的海上运输，自然比穿越半岛的陆上运输更加有利。不过，已有的这些贸易足以使外部文明世界及其事务的知识得以在阿拉比亚深入传播。

阿拉比亚与一神教

阿拉伯人原来都是多神教徒。他们的宗教简单朴实——例如，他们没有为他们的神灵建造类似肥沃的新月地区那样的华丽庙宇，而且据我们所知，他们也几乎没有发展有关的宗教神话。然而，他们的宗教尽管简单，正如我们提出的迹象所表明的，却在长时期里保持显著的稳定。例如，穆罕默德时期的一位显赫女神拉特（Al-lat），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就已被希罗多德所证实。^① 不过，在穆罕默德以前的数世

见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卷，第 68、195 页。

纪里，这种古老的多神信仰已经开始受到外来影响的冲击。所谓外来的影响主要是一神教的影响；波斯虽然享有霸权，但在阿拉比亚东北部以外，琐罗亚斯德教的冲击似乎微乎其微。

我们可以认定，基督教的兴起，尤其是在阿拉比亚周围定居地区取得支配地位的那些基督教教派，曾对阿拉伯人产生过影响。在叙利亚，从公元 5 世纪起占居优势的教义是一性派^①教义；这个教派在阿拉比亚北部沙漠里的阿拉伯部落中拥有相当多的信徒。在波斯帝国，居民中的基督徒主要是聂斯托里派^② 这个教派在邻近地区的阿拉伯人中居有稍弱但相

① 又称一性论派 (Monophysite)。该派产生于公元 5 世纪，认为基督只有一个本性，即神性。他的人性已融合在神性之中；反对正统教会关于基督神人二性并存的教义。451 年，该派被卡尔西顿大公会议斥为异端，受到绝罚。但该派继续盛行于埃及、叙利亚、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等地。这些地区的一性派教会与正统教会分裂，成为基督教东派独立教会。

② 该派 (Nestorian) 因信奉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里所倡导的教义而得名。主张基督具有神和人两个本性，但神人二性分别形成神人两个不同的位格。该派曾于唐代传入中国，称景教。

类似的地位。在政治意义上的波斯湾阿拉比亚海岸，它在阿拉伯部落中也很活跃。在也门，我们听说最多的是一性派，也就是在埃塞俄比亚盛行的基督教教派。

在阿拉比亚西部，犹太人的势力也相当强大，而且可能历史更悠久。伊斯兰教的圣训记载，在阿拉比亚西部，即著名的希贾兹地区，某些绿洲曾有人数众多的犹太人定居。这一点已经获得一些考古学资料的证实。犹太人曾在也门居住，也已得到证实。资料表明，他们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有交往，在当地似乎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公元 6 世纪初，一位也门国王曾以犹太教的名义屠杀基督徒。

尽管有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这种渗入，异教仍然在阿拉比亚社会居于统治地位；但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一神教意识，必定有了广泛传播。

如果我们站在公元 6 世纪的阿拉比亚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会理所当然地作出什么样的长期展望？第一，既然阿拉伯人过去从未对外部世界构成过严重的军事威胁，那么现在也不可能例外。第二，随着主要的外国强权，罗马人与波斯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他们会加强控制阿拉比亚任何一个值得占据的要地。第三，尽

管有异教的坚持和犹太教的存在，阿拉比亚一定程度的基督教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历史事件演变的结果表明，一神教在阿拉比亚取得胜利的方式，使得上述貌似有理的展望成了笑柄。